

首次与新加坡华乐团合作

高韶青用二胡



在来临的音乐会上，高韶青将用手中的二胡拉出技巧眩目的乐曲。

很难相信，被称为现代二胡音乐代表的高韶青，当年到加拿大大学钢琴时，差点连二胡也没带。今天的他，玩的已不仅是中国传统民乐，他勇于把爵士乐、摇滚乐、环境音乐、中东、印度、南美音乐及乡村音乐元素引进二胡曲目中。

除了音乐创作上的创新，高韶青还在二胡制作上下功夫，研究出了独特的“韶琴”。高韶青此次与新加坡华乐团的合作，将利用韶琴为观众演奏。“我研发的韶琴二胡，就是把传统二胡的音律加宽、音量变强，声音可以直接传给观众，演奏员听起来也更准确。韶琴用的是人造琴皮，音质不受气候影响。琴皮可以拆卸，换上电子插电，像电吉他那样，变成有数不尽的声音的乐器。”

研发韶琴探索二胡新音响

除了音乐创作上的创新，高韶青还在二胡制作上下功夫，研究出了独特的“韶琴”。高韶青此次与新加坡华乐团的合作，将利用韶琴为观众演奏。“我研发的韶琴二胡，就是把传统二胡的音律加宽、音量变强，声音可以直接传给观众，演奏员听起来也更准确。韶琴用的是人造琴皮，音质不受气候影响。琴皮可以拆卸，换上电子插电，像电吉他那样，变成有数不尽的声音的乐器。”

在第一晚（11月2日）的音乐会上，观众将有机会欣赏到《二胡随想曲第二号——蒙风》。第二晚（11月3日）的音乐会则呈现《二胡随想曲第四号——戈壁》。《蒙风》是一首具有内蒙音乐风格的作品，同时运用大量传统乐曲中少有的现代二胡技巧，扩展了音乐的表现力；《戈壁》音色清丽悠远，如诗歌中描述的“漫漫戈壁西北魂，巍巍秦岭峡谷深。千年苦难酒来冲，一把胡琴扯乾坤。”

高韶青也将与新加坡华乐团二胡副首席林傅强，在两晚的音乐会中携手呈献著名的双二胡协奏曲《乌苏里吟》。此曲由刘锡津作曲，描绘了中国乌苏里江沿岸少数民族——赫哲族最有特点的三个生活场景：捕鱼、唱歌和狩猎。音乐会也将演奏姜莹作曲的《丝绸之路》和朱丹、俞抒、高为杰作曲的《蜀宫夜宴》。音乐会由新加坡华乐团副指挥郭勇德担任指挥。

“高韶青之夜”音乐会详情：

时间：11月2、3日（星期五及六）

时间：晚上8时

地点：新加坡华乐团音乐厅

票价：\$55, \$45, \$36/\$19*, \$25/\$14*

配套：购买两晚的音乐会门票可享有30%折扣

门票在SISTIC发售

*优惠价

周雁冰 / 报道（华乐团提供照片）
高韶青被称为当今世界最优秀、创新的二胡大师之一，是现代二胡音乐的代表。这位已经入籍加拿大的中国音乐家，将于11月2日、3日在新加坡华乐团音乐厅呈献“高韶青之夜”音乐会。长途电话的另一端，高韶青告诉记者这将是他第一次和新加坡华乐团合作。他半开玩笑地说：“怎么这么长时间才请我来新加坡？”

出国求学差点没带二胡
高韶青1967年生于上海，1991年离开中国到加拿大求学，后移民加拿大。不过近年来，他说为了让孩子学中文，主要把基地设在亚洲，包括台湾和上海，有演出就到处飞。当年高韶青到加拿大大学的是钢琴专业，不过在这以前，他已经是中国二胡比赛一等奖，自选及指定曲时，高韶青差一点连二胡也没带。“当年因为想着去加拿大，觉得二胡没有什么用。后来我的老师劝我带上，结果发现带上还是对的。”

去到加拿大的高韶青，虽然是钢琴学生，却在一场音乐会上“秀”了两手二胡技艺。同学们老师们顿时惊为天入，就这样开始了他在欧美演出二胡，招收学生的国际二胡音乐家生涯。

为了逃离穷山沟的琴缘

高韶青说，自己与二胡的一段情缘，一半出于对音乐的喜爱，一半出于环境的逼迫。由于父母响应了毛泽东的支援内地建设号召，跑到甘肃去工作，因此高韶青虽然在上海出生，却在甘肃长大。他回忆说，父母没有想到甘肃那个地方那么穷，生活如此困难。他说：

“父母养了三个孩子，当地的学校非常差，我们的出路就是学完后当农民。父

母喜欢音乐，看到有毛泽东思想宣传队，稍微会一点乐器就可以参加，用不上山下乡去受苦。他们于是决定让我学二胡。没想到我学得很快，小时候天天练琴只是要让父母高兴，不让他们失望。大一点知道求生的重要性，知道山沟沟里没有前途，所以拼命把琴艺提高。后来考上上海音乐学院，才从山沟沟里跳出来。所以，当时不管是爱好或生活的必须，都是有原因的。”

音乐无国界、无框架

从山沟沟去到上海，从上海去到北京，再从北京去到加拿大，走到世界；今天的高韶青玩的不仅是中国传统民乐，他更勇于在艺术上创新，把爵士乐、摇滚乐、环境音乐、中东、印度、南美音乐及乡村音乐元素引进二胡曲目中。

高韶青用手中的二胡重新诠释西方音乐，拉出技巧眩目的二胡改编曲如《卡门幻想曲》与《吉普赛之歌》。他也创作二胡作品，包括《二胡随想曲》，《二胡随想曲第二号——蒙风》、《二胡随想曲第三号——炫动》及《二胡随想曲第四号——戈壁》。这些作品被公认为当代二胡作品中的经典，是许多比赛中的必选曲目。

对于二胡音乐的创新，高韶青表示，在他看来是一件自然不过的事。他说：“去到国外就会接触很多不同的音乐。如果你对某些音乐有兴趣，就会自然而然去尝试。我没有特定的方向。写的四首随想曲都在中国音乐基础上，加入过去没有听过的节奏、和声，赋予新的生命。音乐是非常自然的，给音乐定下国界，硬要有一个定义是很无聊的事。音乐属于世界，固然有它的根，但不要因为根把自己给框住了。音乐最终目的是要抒发情感，和观众交流，并在生活中得到乐趣。”